

鲁迅作品精选



三闲集
准风月谈
伪自由书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鲁迅作品精选·杂文

三闲集
准风月谈
伪自由书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作品精选 / 华山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34-1134-1

I. 鲁… II. 华… III. 鲁迅著作—选集 IV. 1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1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6.25 字数: 316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98.00 元/9 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三 闲 集

序言	3
----------	---

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	9
怎么写	15
在钟楼上	23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31
匪笔三篇	34
某笔两篇	38
述香港恭祝圣诞	41
吊与贺	45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48
看司徒乔君的画	56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58
文艺与革命	60
扁	68
路	69
头	71
通信	73

太平歌诀	80
铲共大观	82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85
革命咖啡店	91
文坛的掌故	94
文学的阶级性	98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101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103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05
“皇汉医学”	110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113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115
柔石作《二月》小引	118
《小彼得》译本序	120
流氓的变迁	12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26
书籍和财色	128
我和《语丝》的始终	130
鲁迅译著书目	139

准风月谈

前记	149
夜颂	152
推	154
二丑艺术	156
偶成	158

谈蝙蝠	160
“抄靶子”	163
“吃白相饭”	165
华德保粹优劣论	167
华德焚书异同论	169
我谈“堕民”	172
序的解放	175
别一个窃火者	177
智识过剩	178
诗和豫言	180
“推”的余谈	182
查旧帐	184
晨凉漫记	187
中国的奇想	190
豪语的折扣	192
踢	195
“中国文坛的悲观”	197
秋夜纪游	200
“揩油”	202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204
为翻译辩护	206
爬和撞	209
各种捐班	211
四库全书珍本	213
新秋杂识	215
帮闲法发隐	217
登龙术拾遗	219
由聋而哑	221

新秋杂识(二)	223
男人的进化	226
同意和解释	228
文床秋梦	230
电影的教训	232
关于翻译(上)	234
关于翻译(下)	237
新秋杂识(三)	239
札	241
打听印象	243
吃教	245
喝茶	248
禁用和自造	250
看变戏法	252
双十怀古	254
重三感旧	259
“感旧”以后(上)	262
【备考】:《庄子》与《文选》	
“感旧”以后(下)	266
黄祸	269
冲	271
“滑稽”例解	273
外国也有	276
扑空	279
【备考】:推荐者的立场	
【备考】:《扑空》正误	
【备考】:突围	
答“兼示”	287

【备考】：致黎烈文先生书

中国文与中国人	292
野兽训练法	294
反刍	296
归厚	398
难得糊涂	300
古书中寻活字汇	302
“商定”文豪	304
青年与老子	306
后记	308

伪自由书

前记	337
观斗	341
逃的辩护	343
崇实	345
电的利弊	347
航空救国三愿	349
不通两种	351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赌咒	357
战略关系	358

【备考】：奇文共赏

颂萧	362
----------	-----

【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

对于战争的祈祷	368
从讽刺到幽默	370
从幽默到正经	372
王道诗话	374
伸冤	377
曲的解放	380
文学上的折扣	383
迎头经	386
“光明所到	389
止哭文学	392
【备考】 :提倡辣椒救国	
【硬要用辣椒止哭】 :不要乱咬人	
【但到底是不行的】 :这叫作愈出愈奇	
“人话”	398
出卖灵魂的秘诀	400
文人无文	402
【备考】 :恶癖	
【风凉话?】 第四种人	
【乘凉】 :两误一不同	
最艺术的国家	407
现代史	410
推背图	412
《杀错了人》异议	414
【备考】 :杀错了人	
中国人的生命圈	418
内外	420
透底	422
【来信】 :(祝秀侠)	

【回信】	
“以夷制夷”	427
【跳踉】：“以华制华”	
【摇摆】：过而能改	
【只要几句】：案语	
言论自由的界限	433
大观园的人才	435
文章与题目	437
新药	440
“多难之月”	442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444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446
王化	449
天上地下	452
保留	454
再谈保留	457
“有名无实”的反驳	459
不求甚解	461
后记	463

三
闲
集

曹正三問集



序 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①，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②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象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③，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



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⁴,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⁵,太阳社⁶,“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⁷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⁸。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白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⁹,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¹⁰,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¹¹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¹²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¹³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



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现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别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1〕“一二八战争”时,鲁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3月19日迁回原寓。

〔2〕“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8期(1929年10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象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鲁迅于1927年10月由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10月28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11月2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1928年5月9日上海《新闻报·学海》;16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2卷第7期(1927年11月28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17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12月21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1928年5月15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11月10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1929年12月4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28—32期合刊(1930年1月18日)。1929年5月,鲁迅到北平省亲,于5月22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5月29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6月2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4〕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鲁迅正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9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5〕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的文学团体,成立于1920年至1921年间,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初期的文学倾向为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1929年2月,该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6〕太阳社,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与鲁迅在1928年论争。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7〕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1923年在北京



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左翼文学运动。“正人君子”,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8]“有闲即是钱”,见《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一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9]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1927年1月随鲁迅转学到中山大学。

[10]《语丝》,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的文艺性周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11]《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1930年3月和1929年10月出版。前者收入1923年至1929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24篇,后者收入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46篇。

[12]“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当时反对派对左翼作家的诬陷,如1930年5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1931年2月6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80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13]“杀,杀,杀”,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了’(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